



諒 夾 一 星

「難道你忘了，早上他們那種盛氣凌人的模樣，彷彿要把我們一家三口吃掉似的。再說，他們家的老四跟阿德打架，兩方面都有不對，何必只聽孩子的話與師問罪，徒然減少鄰居的和睦……」

「好了，別再說下去了。」望著屋外逐漸漲水，心情就像被颶風搞亂似的，而妻的話一句句都刺進我的心坎裏。

「上一次的颶風，我們家只被掀了幾片瓦。這一次，哎……恐怕兇多吉少。從下雨開始，只聽你擔心他們一家人，難道我們不要緊？阿德被人家欺侮了，你連氣都不吭一聲，爸爸就這麼當法？」古人常說女孩子心眼小，果然不錯。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淚，說得我心慌意亂。

「別這樣好不好？你說我不負責，難道我把賺來的薪水全私自花掉不管生計嗎？其實，我們家地勢較高，進水機會小，江先生他們正好在排水圳鄰旁，倘若圳堤決口，後果真不堪設想呀！」我只好連哄帶說的向她解釋。

「爸爸，我好餓。怎麼沒電燈，好怕人呀！」孩子大概被大雨聲驚醒。還有，不要擔心。」我和妻分別拿著蠟燭、餅乾等到臥室去。

「啊！對了，小德你和媽媽在家的感覺。」

「爸爸，雨下得這麼大，江伯伯家會不會被大水沖倒呢？」難得小小心靈，就有這樣好的心地。

「爸爸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才去他們的，如果有了危險，我會把他們一家都帶來這裏。」一方面說，一方面穿上雨衣，找到手電筒，同時囑咐了妻幾項應注意的事情。開門轉著腰向屋外走去。

這時天空一片漆黑，沒有月光，也沒有電燈的反射。手上電筒微弱的光線，似乎也害怕狂風暴雨的侵襲，泛出蒼白的光柱，顯得多麼無力與軟弱。一步一步向前行，道路積水也越來越深，雙腳好像踩到泥潭裏，有一種困難的感覺。

這一段只有五十公尺的路，被雨水所淹沒。摸索走起來，似乎要多費一倍的時間。好不容易來到江先生園籬外，一看，這怎麼得了。低陷的庭園被水勢淹蓋，一脚踩下去，足足到脖子那麼深。

「喂！老江你在那裏？」

「啊！是你。我在這邊，趕快。」

「老江的聲音顯得急喘，似乎很微小。」

「你到我家去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們家人多，有六個小孩子。」他顯得十分擔心。

「事情不到如此嚴重。你們夫妻可以涉水過去。六個小孩我負責送到馬路上，要走就儘快，不然等水再漲起來，恐怕大家都葬身在此地了。」

「其實，我也有錯。」妻也不忘謙虛。

「你是知道，我在六年裏連續生了六個，每天要做家事，又要管這些煩心的小孩子，心情難免顯得急躁，做起事來就容易發脾氣鬧事了。不像你……」老江的太太真是快人快事，說話沒半點虛偽與遮攔。

「是的，孩子一多難免會照顧不周，以後教育問題更會惹得大人煩心。最好不要再太多，而且每個之間以相隔三年最理想。像你這樣，應該到衛生所去看看，或向家政班指導員請教。比較方便的辦法，還是裝樂普，妻向她解釋。

「我想治本的法，還是老江要

充分合作，否則事倍功半，無濟於事。」乘機向老江揶揄。

「好了，好了。算我錯，待風災過去，我再跟太太到衛生所，如何？」老江笑容可掬的問答。

「假如以前你知道這個道理，今日也可少去一番麻煩。」老江的太太也不忘記向他開玩笑。

「不要煩惱，很快就能雨過天晴的。」妻的幽默雙關語，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而且彼此前嫌盡釋。

小孩子們紛紛抬頭，望著大人，彷彿滿臉不解的樣子，到最後也跟著傻笑，擠成一堆了。

失 學

走到惠美家，按了門鈴，出乎意料之外，今天來開門的竟是一個衣著樸素，十二、三歲模樣的小女孩。進了客廳宋等我開口，惠美即指著她向我說：「那是外子工廠裏工友老林的二女孩，本來她是該去上國中的，而她自己也很希望能上國中的。只是老林說，一家八口，全賴他微薄的一點薪水，老伴又體弱多病，生活非常困苦，希望我能讓她的二女孩來幫幫忙，做點家事，多賺一些錢，好貼補家計。」

「唉！真可憐！她實在是應該和別的女孩子一樣去上國中的。」

「是啊！可是老林一再拜託我，又有什麼辦法呢？所以啊！我們生兒育女實在應該有計劃，這個年頭，我認爲頂多頂多只能生三個。多生了，又不能好好培育他們，不但毀了孩子們的前途，也是做父母的罪過。」

（珍妮）